



經義雜記

武進臧茂才 著

不衰城



五行志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曰爲宿
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宋中幾亡
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師古曰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衰音
初爲反一曰衰讀曰蓑蓑城謂以草覆城也蓑音先和反春秋
公羊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傳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何
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
幾不治所三釋文仲幾本或作機不衰素戈反一或作蓑一音
初危反解云謂不以蓑芒城也公羊之義以爲昭三十二年城

皇清經解

卷二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一

成周者既是城訖故於此處責其不蓑而已不似左氏方始欲
城耳案釋文及漢志知公羊本作不蓑城說文衣部衰艸雨衣
从衣象形何注用說文本義也詩無羊何蓑何笠止當作衰釋
文與唐石經从艸公羊釋文亦云或作蓑今注疏本同俗字也
衰城之義當從師古說謂以差次受功賦顏氏必本漢魏人舊
注故勝於何邵公陸德明亦一音初危反玉篇衰先和切雨衣
微也又初危國語齊語管子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韋注云
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可證顏
注之有本矣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乃
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與顏注正合徐疏謂昭卅二年既
城訖於此責其不蓑而已此臆說也仲幾左公穀及漢志
並同釋文或作機非

昭廿四年日食

五行志昭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黃仲舒曰爲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劉向曰爲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間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莒之君出奔吳滅巢公子光殺王僚宋三臣呂邑叛其君它知仲舒劉歆曰爲二日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慎曰將大水左傳作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充必甚能無旱乎孟康曰謂春分後陰多陽少爲不克陽勝則盛陽尊猥出故言甚案杜注云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故爲旱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旱歲秋大雩旱也儒左氏說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

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

皇清經解

卷一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二

成王若曰

書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那釋文王若曰

曰字諸本皆無馬今案當有補

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正義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元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爲亥也據此知衛敬仲賈景伯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雍所注古文皆作成王若曰卽歐陽大小夏侯今文亦作成王義雖不同其經有成字則同也晉出尙書號稱古文乃與古今文俱不合何耶正義意在匡護僞孔因云馬鄭王以文涉三家

而有成字蓋反以有者爲誤矣不知尙書亦每言成王顛命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云安民立政曰成康王之誥康王旣尸天子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皆見釋文晉出古文於凡言成王者皆刪之陋矣此當從馬說以爲後錄書者加之

說文冽寒兒

詩大東有冽洿泉傳冽寒意也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冽

今月誤作栗烈是冽爲寒氣也說文冽寒貌故字從冰案今說文當從此所引

欠部無冽字有頰云寒也从欠頰聲據孔氏所引知唐初說文

本有冽字古冽瀨聲同詩思齊烈假不假正義云鄭讀烈假爲文云厲鄭說文蓋以冽爲正字頰爲重文今本脫落合始得之

讀爲頰李善注文選嘯賦引字林冽寒貌本說文也高唐賦注引作冽

皇清經解 卷二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寒風也風字誤唐石經冽字誤从水毛傳寒意也正義本作寒氣也

仲秋鳥獸毛毼

周禮司裘中秋獻良裘注良善也中秋鳥獸毼毼因其良時而

用之釋文毼音毛毼先典反釋曰云中秋鳥獸毼毼者此是尙

書堯典文案說文費部翮羽獵韋絳从費夆聲襄或从衣从朕

虞書曰鳥獸襄毛毛部毼毛盛也从毛隹聲虞書曰鳥獸毼毛

徐鉉本作髦徐鍇本作毛案說文毛獸毛也髦髮也則小徐本是費部引書亦作毛毼仲秋鳥獸毛盛可

選取以爲器用从毛先聲讀若選據此知尙書仲冬鳥獸毼毛

古文作鳥獸襄毛仲秋鳥獸毛毼古文作鳥獸毛毼鄭注周禮

亦云中秋鳥獸毛毼與說文正合蓋許鄭皆本壁中古文故所

見同也後人以孔傳本校周禮因附著毼字於毼旁寫者誤入

注中或覺其難通反誤認雉爲毛字之異因刪毛字遂雉孰連
文蓋唐時本皆如此故陸賈不能辨之而釋文以雉首毛爲九
誤雉字从毛雉聲若因从毛而首毛則凡字書毛部字皆可音
毛矣恐陸氏誤不至此也孔傳本仲冬作雉者俗字仲秋作孰
者與雉聲相近義通說文引作雉毛但毛字誤倒在下耳其爲
毛孰之異文則無可疑者乃唐韻雉人勇切是誤作仲冬鳥獸
旤毛矣余昔撰尙書集解亦謂雉當爲而尹切不當爲人勇切
疑所引書卽仲秋毛孰駁文今考之周禮注益信前說之確玉
篇雉而勇而允二切衆也聚也詘同上此不特非顧野王原書
恐并非孫強竄改者矣廣韻十七準雉毛聚而尹切較之玉篇
學識爲遠勝

皇清經解

卷二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四

王肅聖證論

三國志王肅傳謂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集聖證論以譏
短元孫叔然授學鄭元之門人駁而釋之舊唐書元行沖傳云
子雍規元數千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謬
詔王學之輩謂孔晃輩占荅以間又遣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等召
集分別推處理之是非具聖證論王肅酬對疲於歲時案聖證
論唐人義疏及杜氏通典皆引之余幼爲困學鈔時嘗彙輯之
而未全備茲見周禮媒氏疏載王肅馬昭張融孔晃四人論難
較他書爲詳爲校訂之以詒嗜古者媒氏合男三十而娶女二
十而嫁注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注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音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元謂言入子者容媵媵媵不聘之者中春之月合

會男女

注中春陰陽交以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注重天時威辱禮順天時也於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注重天時故而不用命者罰之注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仲春之月雜記曰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注司猶察也無夫家王肅

子娶妻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曾之謂男女之鰥寡者王肅

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奔者不禁娶何

三十之限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育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見本命篇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

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家語作而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家語作不是過也男子二

十而冠有為入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

皇清經解卷二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五

法耳昭曰禮記本命曰見大戴禮記中古舊脫古字據大戴禮記補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今大戴禮記作合於五也中節大古男也盧注合於五十此蓋略引向書大傳曰孔子

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於織紵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穀梁傳曰

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見文十二年尹更始云西漢說穀禮三十曰壯有室盧氏云三十盛壯可以娶女內則三十而有

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三而嫁經有

夫姊之長瘍繡堂謹案舊誤作夫姊茲從通典嘉禮四所引校正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姊長瘍者何闕盛衰一說闕畏厭溺而瘍之盧氏以為衰世之

禮也蓋本馬季長張融從鄭及諸家說又春秋外傳越王句踐

蕃育人民以速報吳故男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國語越語

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如是足明正禮男不二十娶女不十

七嫁可知也又王肅論云吾幼為鄭學之時為謬言尋其義乃

知古人可以於冬志祖案御覽五百四十一婚姻類引聖證自

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疑二月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毛傳

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三星參也十月案毛傳本云在天謂始

正義引王肅云謂十月也然而見東方時可以嫁娶此綱繆篇

則此十月二字即王肅所加又云時尙暇務須合昏始萬物閉藏於冬而用生育之

時家語云羣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此疑當作而為生育之始娶妻入室長養之母亦不

失也孫卿曰見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荀子云冰泮殺內十

皇清經解卷二百零二臧茂才經義雜記六

御也十日一御即殺內之義案此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為期韓

作殺止恐回下引韓詩傳而誤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士如歸妻待冰未泮為此

驗也而元云歸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時來歸之言非請期之

名也或曰親迎用昏而曰旭日始且何用哉此肅認為問詩以

鳴鴈之時納采以昏舊作感時而親迎而周官中春令會男女

之無夫家者於是時奔者不禁則昏姻之期非此日也孔子家

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東門之楊正義

婦功相對今家語作農桑注云正起昏禮殺於此又曰冬合男

女春班爵位也舊作秋班時位誤也家語作春頒爵位東門之

頒爵位冬春二字是肅所引同今據改禮記禮運本作合男女以上皆王肅論以下皆馬融韜論之辭詩曰有女懷春吉士

誘之野有春日遲遲女心傷悲七綢繆束芻三星在隅綱我行

其野蔽芾其樛

我行其野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東山詩殷頌曰天命元

鳥降而生商

元鳥

月令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禩天子

親往元鳥生乳之月以爲嫁娶之候天子重之而祀焉凡此皆

與仲春嫁娶爲候者也夏小正曰疑二月冠子嫁女娶妻

今夏

無嫁女娶妻作娶婦

之時秋以爲期

此淫奔之詩

此下是張融評

夏小正曰二

月稔多士女

夏小正作女士

交昏於仲春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

元吉鄭說之

當作六

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

娶之貴

疑

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易之咸卦柔上

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皆說男下女召南草蟲之詩夫人待禮

隨從傳云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

在塗見采芣者以詩自興又云士如

歸妻迨冰未泮舊說

今改舊作詩

云士如歸妻我尙及冰未泮

泮字舊無

皇清經解

卷三皇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七

今補定納其篇義云篇義謂詩序

嫁娶以春陽氣始生萬物嫁娶亦爲

生類故管子篇時令云

當作時令篇云今管子闕

春以合男女融謹案春秋

魯送夫人嫁女四時通用無譏文然則孔子制素王之法以遺

後世男女以及時盛年爲得不限以日月家語限以冬不附於

春秋之正經如是則非孔子之言嫁娶也以仲春著在詩易夏

小正之文且仲春爲有期之言秋冬春三時嫁娶當作無仲春爲期盡之言

又春秋則時嫁娶

何自違也

也字當在

家語冬合男女窮天數之語詩

易禮傳所載咸泰歸妹之卦國風行露

箋云道中始有露謂

繆箋云三星心星也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

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未四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東菽

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有女懷春箋云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

春日遲遲樂與公子

同歸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所以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之歌小雅我行其野

蔽芾其樛箋云樛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之歎此春娶之證也禮諸侯

越國娶女仲春及冰未散請期乃足容往反也秋如期往淫奔

之女不能待年故設秋迎之期標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失其

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戒當作嘉文王能使男女得其時箋云梅實

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年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

陳晉棄周禮為國亂悲傷故刺昏

姻不及仲春詩序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

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又唐風序綱繆元說云嫁娶以仲春既

有羣證此下是賈疏引孔晁申肅之辭故孔晁曰有女懷春毛云春不暇待秋

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謂蠶事始起感事而悲蔽芾其樛喻遇惡

夫熠燿其羽喻嫁娶之盛飾三星在隅孟冬之月參見東方舉

皇清經解卷一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八

正昏以刺時此雖用毛義未若鄭元用仲春為正禮為密也

章義瘡惡

禮記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善善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釋

文章義如字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正義曰言為國者有善以

賞章明之有惡則以刑瘡病之也據此知禮記本作章義不與

書古文畢命章善瘡惡同梁皇侃本作義故陸氏據之開成石

經亦作善今本作善因書古文亂也案正義云言為國者則家字衍文

投壺複句衍字

禮記投壺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

慶多馬釋文請為勝者立馬俗本或此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

字誤正義曰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

若專三馬則爲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
得一 一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故云
一馬從二馬然定本無此一句又正爵旣行請立馬馬各直其
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注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
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案注言其
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此卽所謂一馬從二馬也如上文本
有此句則鄭當於上注之不得至此方釋也宜從定本爲是俗
本益因下誤衍釋文從定本正義從俗本上射進度壺間以
二矢半釋文云以二
矢半一本無此四字依注則有案四
字當有惟今本間字爲衍文釋文無

隱三年日食

五行志下之下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

皇清經解

卷一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九

不言朔食晦公羊傳曰食二日董仲舒劉向呂爲其後戎執天

子之使鄭獲魯隱師古曰公羊傳隱六年
孤壤之戰隱公獲焉滅戴師古曰十年秋
宋人蔡人衛人

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宋人蔡人衛人
城是也讀者多誤爲戴故隨室置戴州焉衛魯宋咸殺君左氏

劉歆目爲正當作二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變則

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其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

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凶亡常隨行

而成禍祀也周衰天子不班朔魯麻不正置閏不得其日月大

小不得其度史記曰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言朔而實朔或

脫不書朔與日皆官失之也案漢志引公羊傳食二日此西漢

儒說公羊之言傳無此文傳曰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

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何注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

又云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詔謀與董劉義皆合劉子駿言左氏以爲二日與公羊說同惟杜云今釋例以長麻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與古義不合以待能算者定之

鞠躬如也

儀禮聘禮賓八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注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踳踳如有循釋文鞠躬劉首弓本亦作躬又羣經音辨卷三鞠躬容謹也音弓鄭康成說禮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今本作躬據此知儀禮注本作鞠躬躬蓋古聲借字故釋文作鞠躬辨本之賈疏作躬陸云本亦作躬恐皆依今論語所改

皇清經解

卷二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十

昭十七年日食

五行志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曰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呂弑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左氏傳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鬯齊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乾亡陰爻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降物素

服也不舉去樂也避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復也嗇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也劉歆曰爲六月二日魯趙分案所引說曰云云是西漢儒左氏舊說晉杜預注多本之而猶有疏漏未盡者

薄狩于敖

文選東京賦薄狩于敖李注引詩薄獸于敖毛刻文選作薛注今從明刻五臣注

本又狩作獸當是後人依今本毛詩改如李本作獸當云狩與獸同矣又水經濟水篇濟水又東

逕敖山北鄭注云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據此知古本詩經作

薄狩于敖廣圻案初學記廿二引搏狩于敖鄭箋當云狩田獵搏獸也薄者語

辭也芣苢薄言采之傳薄辭也箋云薄言我薄也可證古狩獸

通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史記周本紀云

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是司馬子長以獸爲狩矣考唐

皇清經解卷一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十一

石經作搏獸于敖釋文無狩字音而云搏獸音博舊音傳單本釋文

從注疏本是釋文亦作搏獸正義釋經云往搏取禽獸於敖地

是孔氏亦作搏獸又之子于苗傳夏獵曰苗正義云夏獵曰苗

則此時宣王爲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者是獵之總名但冬獵

大於三時故狩爲冬獵名耳非宣王發意嚮東都歷冬夏也正

義祇引上文駕言行狩而不引此薄狩于敖益知孔本作搏獸

矣

肅肅馬鳴

詩車攻肅肅馬鳴唐石經原刻作肅肅馬鳴後卽於肅肅上改

爲肅肅其迹宛然可考案傳曰肅肅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謹謹

也以經本作肅爲肅然清靜意故云不謹謹若作肅爲肅涼肅

條則入近人辭氣矣或謂旣馬鳴矣安得肅然清靜蓋天子親
田士馬衆盛徒御囂囂今而聞肅然馬鳴之聲見悠然旆旌之
形是於極煩擾之中而得此整暇景象矣故爲不謹譁當從石
經原刻

侈兮侈兮

詩巷伯侈兮侈兮成是南箕傳侈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
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箋云箕星侈然踵狹而舌
廣兮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侈而侈
大之詩考補遺載說文作侈兮侈兮載崔靈恩集注作侈兮侈
兮案詩考引說文知毛詩本作侈兮侈兮古文借侈爲侈故許
君於金部引詩鑪堂疑是侈讀若詩侈兮其義則以曲侈鬻鼎爲正也呂東

皇清經解

卷二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七

萊讀詩記載董氏說每言崔靈恩集注江左古本石經等皆作
僞欺人不可據而呂王兩家每爲所惑琳考之有年知崔氏之
書自陸孔所引外絕無遺文蓋亡於唐末此條當卽竄改說文
爲之理雖通而文則僞也毛傳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正義所引
無是字當從之侈大貌南箕箕星也此先釋經侈字南箕字侈
之言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此通解詩人比興之
旨侈之言必有因也七字爲句謂凡侈大者皆必舊有所因今
益侈大之興斯人昔有小嫌讒人更增益之以成其罪也毛傳
所云因卽目侈言之斯經侈在侈下之證箋云因箕星之侈而
侈大之此反言以申傳非倒易經文也若因箋而疑傳先云侈
大貌以釋侈兮後云侈之言必有因也以釋侈兮則南箕箕星

也五字何又錯於哆兮侈兮之間此由於不通詁訓不諳毛傳文句故誤會毛於侈字無釋者以侈卽奢侈義說文侈奢也世所共

曉故略之哆大貌指南箕之舌言與說文哆張口也正合玉篇口部廣韻四紙皆本說文正義釋經云言有星初本哆然寬大爲踵兮其交侈之更益而大爲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又釋傳

云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若使踵本大狹言當作舌雖小寬不足

以爲箕由踵之二星已哆然而大舌又益大所以成爲箕也則

孔本已倒釋文侈音在上侈音在下開成石經亦作哆兮侈兮陸孔俱不言有作侈兮侈兮是唐以來各本皆誤矣

相近於坎壇

禮記祭法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注相近當爲禳祈聲之誤也

皇清經解

卷一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十三

禳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釋文相近依注讀爲禳祈如羊反下音巨依反王肅作祖迎也案禳字从襄襄與相聲亂祈近皆斤聲故禳祈誤爲相近注義甚精鄭不云相近或爲祖迎則知本無作祖迎者孔叢子書論云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與王肅同孔叢子亦僞書朱子云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琳考此書解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禋于六宗皆與僞孔及王肅合書正義云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則孔子家語言禋于六宗亦取祭法爲說其相近於坎壇句必作祖迎於坎壇今家語非完書故無此

文詩皇矣正義引家語今家語亦無

孔仲達所據唐本有之嘗疑孔子家語孔

安國書傳孔叢子皆出於肅手故其文往往互相祖述蓋三書

皆託之孔氏以希人之尊信用以改鄭說而申己意駁鄭氏非而證己是者無不於此取之故三書卽肅之罪案也試以此條論之鄭以相近爲禳祈聲近之誤肅於禮記以爲祖迎見作相近者乃形似之誤而非聲近之誤肅解禮記及家語祖迎當用周禮迎寒迎暑說今家語雖

開可據孔叢子書正義推測之也

又恐後人不信其說因託之家語以證之復恐後人并疑家語爲己所私定故又著之孔叢子以證之肅之詭計勞心往往若此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恐急索解人不得也

古人語氣急

古人之言多氣急而文簡如毛詩以不寧爲豈不寧以不康爲豈不康書堯典試可乃已史記五帝本紀云試不可用而已是皇清經解卷二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十四

尙書以可爲不可也論語陽貨其未得之也患得之集解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語論語以得爲不得猶尙書以可爲不可也皆古人語急反言之證何氏云楚俗語者舉時驗以證之耳

舜典音義考

尙書音義非陸氏原書昔人已言之余反覆舜典一篇知此爲後人竄改者尤甚陸德明用王肅堯典注與孔仲達用姚方輿本不同姚雖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亦必有與王肅不同者如王云上帝天也姚意亦以上帝爲天而無上帝天也之文王云禋絜祀也姚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王云輯合姚云輯斂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姚云律法制王云藝禘也姚云藝文也王云四

朝四面朝於方岳下姚云各會朝於方岳之下王云胄子國子也姚云胄長也敎長國子序九共九篇橐飫下王本有汨作九其故逸六字正文其法也三字注而姚本皆無且云凡十一篇皆亡於此具見王姚之注文義不同或義同而文異陸氏旣據王本則所音王注中字必有姚本所無者如孝經音義所音鄭注多不與唐明皇注同可證也乃檢釋文所出之注無有一字出姚本外者則爲後人據孔本以刪改可知今卽據孔本證明之釋文有八元八凱音義因姚云舉八元舉八凱也有來朝因姚云四方諸侯來朝也有愆字巴姚云不有迷錯愆伏也有墳衍因姚云羣神謂邱陵墳衍也有巡行因姚云巡行之也有燔字因姚云燔柴也有瀆字因姚云四瀆視諸侯也有纒字因姚皇清經解

卷一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五

也釋文藝魚世反馬王云彌也此彌字陸氏當爲作音後人見姚本所無因刪之又讒切韻士咸反殄切韻徒典反切韻陸法言之書德明與法言時世相近不宜引用其書阜陶謨停切韻苦角反禹貢緜切韻武延反泰誓上嗜切韻常都昆反瑟切韻利反洛語褒切韻博毛反呂刑耄切韻莫報反餘經音義引切韻者甚少此皆竄改之迹也又至于北岳如西禮方輿本同馬本作如初案馬季長鄭康成所注古文皆作如初王肅依今文據公改作如西禮此猶毛詩雜此王季肅依齊魯韓改作雜此文王羊注故陸氏據之方輿本同者謂姚氏從王肅本作如西禮也詳琳所撰尙書集解

士則朋友

禮記曾子問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釋文作士則朋友云一本作士則朋友奠據此知此句古皇清經解卷三音零二臧茂才經義雜記本無奠字蒙上文也有者係衍文

雜記匠人執詡

禮記雜記下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正義曰匠人執羽葆御柩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匠人主宮室故執蓋物御柩謂執羽葆居柩舊衍葆字今刪前御行於道又周禮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匱注引雜記曰匠人執詡以御柩鄭司農云詡羽葆幢也釋曰匠人舊詭師今改正執詡羽葆幢此諸侯之禮引以況天子之法言執詡羽葆幢者彼文唯有執詡無羽葆幢之言今云羽葆幢者鄭因釋詡是羽葆幢案據周禮注及賈疏知雜記本作匠人執詡以御柩羽葆幢三字爲詡字之義今本誤

以翻字之訓爲經又脫幢以二字殘缺譌誤之至考正義知孔氏所據卽同今本而賈氏所見獨與周禮注合然周禮注先引雜記執翻之文後載司農羽葆幢之訓乃疏中兩援注文皆云執翻羽葆幢牽合引之豈唐時周禮注已誤後人遂據以增添禮記或疑其複遂致反刪正文而存注義乎爾雅釋言翻薰也郭注今之羽葆幢玉篇系部薰羽葆幢也亦作翻皆可證雜記羽葆爲翻字之訓

命于楚伐宋

左傳宣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杜注受楚命也釋文命于楚本或作受命于楚非也據此知傳本無受字故注云受楚命若傳本作受命于楚則文義已明杜可無庸注矣陸氏非皇清經解卷二皇二臧茂才經義雜記七
之是也今注疏本載釋文又倒轉之

孝經孔安國傳

唐司馬貞云古文孝經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未之行也昶集注之時尚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案古文孝經見漢藝文志謂孔安國作傳當無其事殆猶晉出古文尚書也江荀昶晉人尚未之見隋儒劉炫輩佞由得之此明是以光伯僞託此書北宋前已亡逸惟唐人尚有徵引者今錄以備考唐元行冲孝經正義宋邢昺校載用

天之道分地之利云脫衣應唐會要功暴其別體朝暮從事露

要徒唐會要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又見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無念爾祖

聿脩厥德云義取常念先祖述脩其德蓋天子之孝也云蓋者

辜較之辭

劉炫云辜較猶榘槩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云服者身之表

也資於事父以事母云資取也分地之利云各盡其所宜此分

地之利也民具爾瞻云具皆也爾女也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

其先君云亦以相統理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

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云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

人德義可尊云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容止可觀云容

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云

上正身以率下要君者無上云君者臣之稟命也而政要之是

無上也非聖人者無法云聖人制作禮法而敢非之是無法也

敬一人而千萬人悅云一人謂父兄君千萬人謂子弟臣也昔

者天子有爭臣七人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

皇清經解

卷二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大

公諸侯有爭臣五人云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大夫

有爭臣三人云家相室老側室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

必有先也言有兄也云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爲之棺槨衣

衾而舉之二云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屍內於棺也下其宅兆

而安措之二云宅墓穴也兆塋域也恐其下有伏石涌水泉

案水字當

衍復爲市朝之地故卜之釋文引仲尼居云靜而思道也

案古文云

仲尼閒居故

傳以閒訓靜舊唐書卷廿一王仲邱載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云帝亦天也與春秋正義所載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說共

二十四則唐明皇注多所采用

蕭堂謹案春秋左傳昭廿一年天子省風以作樂正義曰孝經

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孔安國云風化也俗常也移太平之化易衰敝之常也書湯誥正義曰孔注孝經圖丘與郊共爲一事

雖少必作

論語述而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替者見之雖少必作集注引或曰少當作坐案史記孔子世家云見齊衰替者雖童子必變童子字正釋經少字可證本不作坐或說非是

爲其拜如蹲

公羊僖三十二年子揖師而行何注揖其父於師中介胄不拜爲其拜如蹲解云介胄不拜出曲禮上篇彼文蹲作菱字釋文介胄直又反如蹲音存案今禮記作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菱拜釋文菱拜盧本作蹲與何邵公正合菱乃俗字介者作介胄蓋何氏以義言之而如古通此當從公羊注讀而爲如拜而菱拜費解據公羊注則菱拜之拜係衍文

穀梁注禮之疏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五

穀梁僖廿五年宋殺其大夫傅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范注引釋廢疾云禮公族有罪刑于甸何氏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釋曰祖之疏古本或作禮之疏者言同姓與異姓不別則於禮法爲疏也理亦通案當從古本作禮字既言罪大名之使若異姓然何復論祖之親疏乎

出入周疏

左傳昭二十年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注周密也釋文周流傳本皆作流然此五句皆相對不應獨作周流古本有作疏者案注訓周爲密則與疏相對宜

爲疏耳正義曰杜訓周爲密則疏爲希亦相反也俗本疏作流
易繫辭云周流六虛仲尼燕居云周流無不徧也涉彼文而誤
耳杜旣以周爲密則流當爲疏今定本作流非也案陸孔說是
也但陸旣據古本作疏而釋文猶大書周流字注疏本釋文改
作周疏不足信
是其識究不能定此條孔勝於陸

盡之盜少止

左傳昭二十年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釋文盡
之本或作盡殺之殺衍字案正義曰旣言盡殺之復云盜少止
者盡謂盡萑苻之內盜也少止謂鄭國餘處之盜由此少止知
孔本亦作盡之無殺字與陸本同旣言盡殺之當作旣言盡之
標起至盡殺之盜少止當作盡之盜少止此二殺字皆後人所

皇清經解

卷一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增

敬恭明神

詩雲漢敬恭明神釋文作明祀二本或作明神李善注文選陸
士衡荅張士然詩引毛詩曰敬恭明祀又洪氏隸釋載西岳華
山亭碑云敬恭明祀以奉皇靈當本此詩或欲據此改詩作明
祀余案箋云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悔怒於我我何由常遭
此旱也則下文宜無悔怒正承此明神言之若言明祀無悔怒
似不可通又案文選東京賦云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
隱隱麟麟殿未出乎城闕旃已反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恭
敬於明神李注引毛詩恭敬明神知張平子所據詩亦作明神
卽有一本作明祀要不得據以輕改也鑄堂謹案敬恭明祀承
上祈年方社言之明神

字蓋涉箋而誤張
賦易字以韻句耳

般於釋思衍文

詩般釋文云於釋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今毛詩有者
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正義曰此
篇末俗本有於釋思三字誤也案齊時周之命於釋思箋云勞
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女諸臣受封者陳
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勸之以此詩是大封伐紂時諸
臣之有功者故勉其繹思文王之功業若般爲巡守祀四嶽河
海之詩勉誰陳繹思行之乎鄭箋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
命云哀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
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則推其受命而王由於得神之助方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五

歸功於山川之靈無容忽及先王之子孫臣庶而戒勉之也齊
魯韓有此當爲臣下告君之辭言周之受命由此王不可不繹
思以永保神貺然一篇之中神人雜沓恐非體製卽在王保亦
當爲衍文

匹馬踣輪

公羊傳僖卅二年晉人與姜戎要秦師于殽而擊之匹馬隻輪
無反者何注匹馬一馬也隻踣也皆踣盡釋文隻輪如字一本
又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隻踣居宜反一
本作易琦穀梁傳作匹馬倚輪無反者范解倚輪一隻之輪釋
文倚輪居宜反或於綺反漢書五行志中之下載劉向說謂晉
敗秦師匹馬踣輪無反者服虔曰踣音奇偶之奇師古曰踣隻

也言盡虜獲之觚音居宜反案作觚作畸作倚皆奇字之通借
疑公羊傳本作匹馬畸輪與穀梁及漢志同何注作畸隻也與
范解及顏注同今注疏本與釋文皆誤倒若傳本作隻文義已
明反訓爲畸意轉晦矣釋文謂隻輪本作易輪亦誤若作易輪
車皆不還不得易輪轍則
下文無者三字可刪矣依董說爲

毛傳文例最古

十三經中惟毛詩傳最古而最完好其詁訓能委曲順經不拘
章句俗儒不知而私改者唐以前已不免矣茲偶舉數則以質
通經學古者焉有經本一字而傳重文者如擊鼓憂心有忡傳
憂心忡忡然淇奧赫兮咺兮傳赫有明德赫赫然芄蘭容兮遂
兮垂帶悸兮傳佩玉遂遂然垂其伸帶悸悸然邱中有麻將其
皇清經解 卷三言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來施傳施施難進之貌中谷有推條其猷矣傳條條然猷也黃
鳥惴惴其慄傳慄慄懼也匪風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
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韓詩
略同有經重文而傳一
字者如公劉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有客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爾雅釋訓云有客
宿宿言再宿也有
客信信言四宿也與毛傳
異孔仲達合爲一非是有經分而傳合者如旄邱瑣兮尾兮

傳瑣尾少好之貌泉水載脂載輦傳脂輦其車北風其虛其邪
傳虛邪也女曰雞鳴將翱將翔傳閑於政事則翱翔習射子衿
挑兮達兮傳挑達往來相見貌卷阿有馮有翼傳道可馮依以
爲輔翼也常武匪紹匪遊傳不敢繼以遨遊也有客有萋有且
傳萋且敬慎貌有經合而傳分者如定之方中駉牝三千傳駉

馬與牝馬也淇與綠竹猗猗傳綠王芻也竹蕭竹也防有鵲巢中唐有贊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七月以伐遠揚傳遠枝遠也揚條揚也生民自土漆沮傳漆沮水也以與嗣歲傳興來歲嗣往歲也蕩疾威上帝傳疾病人矣威罪人矣時邁明昭有周傳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闕宮奄有龜蒙傳龜山也蒙山也保有鳧繹傳鳧山也繹山也有經省文而傳補者如生民鳥覆翼之傳一翼覆之一翼藉之

后爲後之假借

儀禮鄉射禮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注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釋曰引孝經說取孝經繹援神契文彼說孝經云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后

皇清經解

卷二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者後也故不從古文後是以云當從后案說文彳部後遲也从彳彡久者後也又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尸之从一口發號令者君后也凡后之屬皆从后則先後字作後君后字作后儀禮古文作後與說文合今文作后當是同聲假借字禮記後多作后大學一篇全用后字說文訓后爲繼體君則義可轉爲先後之後故孝經說云后者後也然要非正字鄭注儀禮據今文孝經從今文不從古文未聞也又賈公彥謂接神契說孝經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世所行唐明皇注本稱爲今文而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然後能守其宗廟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皆作後不作后蓋據古文改之非漢以來之舊矣

五帝本紀書說

史記載尚書今文為多閃存古文義其詰訓多用爾雅馬融注及偽孔傳往往本之唐司馬貞謂太史公博採經記而為此史廣記異聞不必皆依尚書此說甚誤余讀尚書以史記參之其義始通不特詰訓已也昔著尚書集解曾纂錄之而未盡欲以二十八篇采史記注之更以己意發明之今老矣精力不能全逮姑就孔傳本堯典錄史記於上以尚書證之所以祛索隱之惑也史記五帝本紀帝堯者放勳尚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以放勳為堯名猶以重華為舜名文命為禹名也釋文引馬融云放勳堯名與史合說文勳从力熏聲勳古文勳从員史記今文尚書也故作放勳孔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此蓋釋經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

皇清經解

卷二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書

白馬此蓋釋經之允恭克讓也能明馴德克明俊德傳能明俊德之士案爾雅克能也徐廣曰馴古馴字俊馴

帝木紀作誰能馴子工誰能馴子上下草木鳥獸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傳言化九族而平章明索隱曰今文作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傳言化九族而平章明索隱曰今文作便章便則訓辨遂為辨章案毛詩采菽平平左右傳平平治

釋文云平平韓詩作便便毛詩為古文籀詩為今文是古文平字今文多作便右文尚書平章百姓今文尚書便章百姓大

傳作辨章是古文之詰訓今文之或體唐時三家已亡故司馬貞取以當今文百姓昭明合和萬國昭明協和萬邦傳協合案漢碑及石經邦國字互見宋洪适謂

經典邦或作國蓋所傳本異非由避諱是古文尚書作協和萬邦協和萬國乃命羲和敬順昊天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傳使敬

也數法日月星辰象日月星辰索隱曰此言數法是訓麻象

象法敬授民時敬授人時案兩漢人所引分命羲仲居郁夷命

義仲宅嵎夷傳宅居也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鏡案說文土部嵎夷引書宅嵎夷是古文尚書作嵎夷也嵎字蓋

說文土部嵎夷引書宅嵎夷是古文尚書作嵎夷也嵎字蓋

後人所改考靈耀爲今文是今文尚書作禹鏡史記此作
俞夷夏本紀作岫夷與陸氏所言不合魯詩舊道郁夷
曰湯
谷曰湯谷傳陽明也案史記出湯谷浴於咸池則湯谷亦有他證
明矣據此知史記本同淮南作湯谷司馬貞既知作湯谷有他
證又改依尚書何耶茲復其舊玉篇引說文云岫曰出東方湯
谷所登傳彘木也今說文亦改作湯谷又說文云岫曰出東方湯
谷也郁夷禹鏡岫鏡並今文之異體古文以日部歸谷爲正今文有歐陽大
小夏侯二家當互有不同說文傳雖本孔氏亦不廢今文猶
詩主毛氏復

敬道日出便程東作

賓賓出日平秩東作傳寅敬

微魯韓也
導釋文賓徐音擯書出口謂其日出也索隱曰尚書大傳曰辨秩
東作則是訓秩爲程言便程東作此今文尚書也辨與
作此古文尚書也史記作便程東作此今文尚書也辨與
秩古今字程與秩聲相近下同史正義索隱隨字立訓非
星鳥以殷中春
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傳殷中冬孔傳以殷爲正本
史記此作殷蓋因集解引孔傳而誤疑古文尚書仲春秋
言殷仲夏仲冬言正今文尚書則通言正也古文仲當爲中其
民析
壯分折爾雅厥其也鳥獸字微鳥獸字微鳥獸字微鳥獸字微
皇清經解

卷之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五

莘尾今文尚書鳥獸字微莘字也尾微也古

微或作尾此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之證傳非

申命義叔居南交

申命義叔居南交

申命義叔居南交

曰爲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

安國強讀爲訛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張守節曰爲音

于爲反案說文口部吡動也引詩尚寐無吡言部謫言也引詩

民之謫言無訛字釋字釋訛化也當與吡郭注引詩四國是訛今

詩正作吡化動義相合免爰尚無吡與說文同而唐石經及今本

誤作訛無羊或寢或訛亦當與免爰破斧同而唐石經及今本

誤作訛訛訛水正月民之訛言當從說文作訛而今誤作訛訛

俗字乃化動之吡訛僞之訛反兩用之不可不辨也子性惡

故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張守節音爲于僞反亦從

漢書請是今文尚書作南爲也史記舊本索隱正義校書

作訛俗人謂訛與訛通遂誤加言傍今據索隱正義校書

星火以正中夏
日永星火其民因鳥獸希革

仲居西土
分命和仲西案中春同書作分命此又作申命當

尚書刪
曰柳谷書曰柳谷史記舊作味谷徐廣曰一作柳谷據

此知史記本用今文後
人依尚書所改今正之
敬道日入
寅餞納日傳餞送也日出言
內入也
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為納轉從漢讀也禮訓納日爲日
人知經必作內字孔傳本爲古文不應反作納知亦從漢讀改
也又此同仲春言敬道疑今文經亦作寅賓與孔傳異集韻載
釋文餞作淺今釋文作餞是後人所改正義釋傳云送行便程
飲酒餞之餞故餞爲送也不云淺讀爲餞是孔本云餞也

西成
平秋
夜中星虛以正中
秋宵中星虛以殷仲
其民易
厥民

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案爾雅平均夷弟易也是夷易義
同故古文尚書作厥民夷今文尚書作厥民易古文夷字當從
今文義爲易言其民不至私樂易也孔傳以爾雅展轉相訓義得
爲字微而今文卽作字微可證孔傳詰訓多用史記而鳥獸莩
尾不以尾爲微厥民夷不以夷爲易者以今文經作微作易恐
相涉致讀故別下已意以區別之而不知孔安國得壁中書會
古義勝者爲多然未嘗不互有短長非可偏主一家也史記舊
作其民夷易當是以書校史注其旁而寫者誤入今爲刪正

鳥獸毛毳
鳥獸毛毳案許叔重說文鄭康成周禮注皆作鳥獸
毛毳是古文尚書作毛毳也史記作毛毳當是今文

皇清經解
卷一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美

不知孔傳本何
以亦作毳字
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雅朔北方也毛詩
便在伏物
平在朔易傳易謂歲改易於北方

謂人蓄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云隱曰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
伏物大史公據之而書案古文尚書平在朔易今文尚書便在

伏日短星昴以正中冬
日短星昴
厥民隩傳隩室也案

文尚書厥民隩釋文引馬
鳥獸毳毛
鳥獸毳毛傳鳥獸皆生稟

云暖也是馬從今文讀
鳥獸毳毛
毳細毛以自溫焉案說文

引書鳥獸毳毛是今文尚書作藜毛也史
歲三百六十六日
帝

百有六旬有六日
以閏月正四時
尚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案古文

書以閏月正四時定正也
信飭百官衆功皆興
允釐百工庶績

治官績功咸皆熙廣也案釐正也故爲飭爾雅庶衆也又熙
與熙今文尚書庶績咸熙釋文同聲亦相近益古文尚書庶績

文爲說也孔傳見今文經作興遂不取爾雅訓熙爲廣以區
刑堯日誰可順此事
帝日疇咨若時登庸傳疇誰庸用也誰能

順是事者將登用之案咨咨可否也若順

之刑堯日誰可順此事
帝日疇咨若時登庸傳疇誰庸用也誰能
順是事者將登用之案咨咨可否也若順

也時是也此也古文時今文多作是故以時爲此庸功也事也
益古文尚書疇咨若時登庸今文尚書疇咨若是庸功也事字
乃以義增加經文所無史也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朱啟明傳允
記事字則經庸字之訓也

國子爵朱名啟開也案古文尚書允子朱啟明今文尚書嗣子
丹朱開明是允子爲嗣子也爾雅允嗣子名曰丹朱開明也馬
融也張守節曰鄭元云帝堯允嗣之子同曰丹朱開明也馬
鄭注古文皆用今文爲說而孔傳棄絕三家徒自立異創爲國
爵之說其設心豈可問耶孔傳棄絕三家徒自立異創爲國
謹案毛詩東有啟明三家詩經有開明見大戴禮記四代篇堂

堯曰吁頑凶不用帝曰吁嚚訟可乎傳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
義此古今文之別也釋文云訟馬本作庸是古文尚書作嚚庸
今文尚書作頑訟史公訓訟爲馬既作庸鄭王亦作庸可知
書釋文每舉馬本以該鄭王正義又詳鄭王而略馬本其實馬
鄭王並注古文苟非王肅所改不容有異書言可乎謂如此之
人豈可用乎故史

堯又曰誰可者帝曰疇咨若予采蒙如此之
以不用釋可乎也
順此謹兜曰其工旁聚布功可用疇兜曰都其工方鳩倖功傳
事也謹兜曰其工旁聚布功可用疇兜曰都其工方鳩倖功傳
歎其工能方方聚見其功案古文旁爲方依說文鳩當作倖說
文倖具也故爲布釋文引馬融亦云具也孔傳言見非是方作

皇清經解卷一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毛

如字讀亦誤古文尚書方述倖功今文尚書 堯曰其工善言其
旁鳩倖功都歎美之辭故史以爲可用也

庸僻似恭滔天不可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傳靜謀滔漫
也言不可用案靜善也韓詩東門之栗有
靜家室薛君曰靜善也庸用也回僻也象似也蓋古文尚書作
靜言庸違故孔傳云起用行事而違背之今文尚書作靜言厥
庸回故史文其用僻以不可釋經之呼孔傳本之不可試可用
相對合上文誰可順此事不用誰可者下文解不可試可用
用觀之西漢人解 堯又曰嗟四嶽帝曰咨四岳案古文尚書咨
經簡而明若此

文嗟也字林云嗟古嗟字是咨嗟義同說湯湯洪水滔天浩浩
文嶽从山獄聲出古文象高形出岳岳
懷山襄陵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傳湯湯流
也案論語君子坦蕩蕩鄭注云魯蕩坦蕩爲坦滌除懷包襄上
今文也是古文蕩蕩字今文湯蕩字今文尚書蕩蕩洪水今文

尚書湯湯洪水孔本不當別出湯蕩字蓋於懷山襄陵上誤衍
方割或史公略也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古改上蕩蕩爲湯湯今文無
勢浩浩然懷山而襄陵也經是倒句史以義讀順之故云滔天
浩浩懷

山襄陵 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下民其咨有能俾又傳俾使又
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

皆曰鯨可

命曰於鯨故傳命皆也案以可釋經之於堯曰鯨負命毀族不可

帝曰吁

命曰鯨

命曰族傳弗戾地毀族類也方負聲相近古文尚書方命行事

輒毀敗善類案方命族釋文引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則馬

鄭王注古文皆取今文爲說矣孔傳之意讀咈哉方爲句命比

族爲句師心好異力改書義以古中文相難殆欲毀衆家獨

仲已是其心術之不可問也若此史以不可釋經之咈哉或古

文咈哉今

文作弗或

獄曰異哉試不可用而已

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傳異

試無或乃退案古文尚書岳曰異哉試可乃已今文尚書獄曰

異哉試不可而已用字乃史公以義增足異舉也而乃也可不

可也四獄言鯨可舉而用之試用而不可乃爲不可不必必增

爲可試以乃已爲無成乃退若從今文以可爲不可不必必增

無成

堯於是聽獄用鯨

帝曰往欽哉傳赫鯨往治水命使敬其

矣

聽獄用

九歲功用不成

弗成續又弗成案古文尚書九載績用不成史記下

云七十載故知此非訓載爲歲乃本異也下文三載

考績史記亦作三歲一考功古文弗字今文多作不

嶽案古文尚書咈四嶽

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

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

皇清經解

卷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天

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由堯言之曰與由四嶽言之曰踐嶽應曰

位今文尚書踐朕位由堯言之曰與由四嶽言之曰踐嶽應曰

鄧德忝帝位

岳曰否德忝帝位傳否不案古文尚書岳曰否德

者論衡問孔作子所鄙者兩漢人所引魯論爲多鄭康成以古

論校正之是古文論語作子所不者今文論語作子所鄙者與

書古今文正合書古文否字當從今文讀爲鄙孔傳欲異於今

文故別訓爲不釋文否方久反此孔當從古文作否

鄭君所校最是琳謂古今文論不可偏主於此見之

堯曰悉舉

貴戚及疏遠隱匿者

日明明揚側陋傳廣求賢也案悉舉貴戚

此釋經之明明揚也及疏遠隱匿者此釋

經之側

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閒曰虞舜

下日虞舜案古文

尚書有鰥在下

堯曰

然朕聞之其何如

帝曰俞予聞如何今文尚書朕聞之如何爾雅子朕

予也

朕

我也

堯曰盲者子

岳曰瞽之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

瞽爲盲者孔

傳無理之至

父頑母嚚弟傲

母字相配蓋今文經作弟傲

能和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

能和

能和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

能和

能和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

能和

能和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

能和

能和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

能和

能和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

能和

能和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

能和

能和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

能和

能和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

能和

能和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

能和

能和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

能和

能和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

能和

能和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

能和

能和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

能和

能和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

能和

能和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

能和

能和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

能和

能和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

能和

能和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

能和

能和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

能和

能和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

能和

能和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

能和

能和

以孝烝烝治不至姦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帝曰我其試哉

案克能諧和又治格至也堯曰吾其試哉

尚書我其試哉今文尚書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

女于時是以二女妻舜案女謂堯妻

觀厥刑于二女

觀厥刑于二女傳堯於尚書觀厥德於二女

今文舜飭下二女於媯汭

媯汭傳降下案史公皆以媯為飭上允釐百工作

如婦禮

媯于虞傳媯婦也堯善之曰

信飭百言爾雅降下也

如婦禮行婦道於虞氏

帝欽哉傳歎舜能修己行敬以安

人案史以義釋經故云堯善之

疾雷為霆

釋天疾雷為霆電案說文雨部霆雷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

物从雨廷聲電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气也从雨兒聲則霆電顯

然二物不當連文郭注云雷之急激

毛本者謂霹靂亦無電字

義考初學記一白氏六帖二引作疾雷謂之霆北堂書鈔一百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无

五十二文選注一事類賦三引作疾雷為霆是可證霆下本無

電字今諸本並有益因下句雨霓為霄雪霓與電形相近遂誤

衍矣後有校刊此書者不妨竟刪之

御廩災

春秋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杜注廩雖災苟不

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左傳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

不害也正義引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

為恐杜注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穀故曰書不害公羊傳御廩

者何黍盛委積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何注天子親

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黍盛祭服躬

行孝道以先天下火自出燒之曰災先是龍門之戰死傷者衆

桓無惻痛於民之心不重宗廟之尊逆天危先祖鬼神不饗故天應以災御廩又乙亥嘗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注譏新有御廩災而嘗之難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無猶嘗乎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知不以不時者書本不當嘗也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句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其粢盛王后親蠶以其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禩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范解鄭嗣曰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手

不敬之大也又漢書五行志上春秋御廩災董仲舒曰爲先是

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

章昭曰魯郭門

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

而君臣俱情內怠政事外侮四隣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

也故天災御廩呂戒之劉向曰爲御廩夫人入妾所春米之臧

呂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呂

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

公劉歆巨爲御廩公所親耕藉田呂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

之應也案左氏當從服解杜預謂書以示法最謬夫遇災而懼

所以敬天也夙夜小心潔其祭祀所以敬祖也御廩災而嘗遂

書以示法是聖人之勸災也故不論嘉穀之害與不害而御廩

必不可災公羊曰御廩災不如勿嘗甚言其不當災也穀梁曰

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言災之不可復嘗也可也者不可也魯人不能於夫災之前謹守御廩復不能於既災之後敬卜遠日是皆不以災爲恐也依服解而三傳並通欲謂棄法度亡禮之應亦得之董生推所以致災之由可謂遠識矣何氏本之是也然言廢一時祭以奉天災則猶未得公羊之旨穀梁但言甸粟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而子政復推其本以爲夫人文姜不可以奉宗廟祭祀益深切著明矣

古人之象

說文解字序書曰子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魏書江式傳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子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史而不敢穿鑿也據此知書臯陶謨子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欲觀古人之象舊說以爲考文事許序又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遠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又萬品以察蓋取諸史又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可知古者以象爲文字之名矣故保氏敎國子以六書鄭司農以象形爲第一許氏述六書二曰象形三曰形聲是六書之中惟象形最先今許書所載古文多象形字臯陶謨所謂古人益卽指庖犧神農黃帝倉頡等也

萬子曰

孟子盡心下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趙注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是趙弼卿注本作萬子今集註作萬章未知是轉寫之譌或朱子本誤也黼堂曾見元板四書尚作萬子知非朱子之誤趙注謂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美之者欲以責之此說頗曲夫公孫丑萬章告子之徒平日反覆辨難往往數千百言孟子皆據理告之未嘗責其不解何至此忽欲責其不解而反假以美之乎蓋鄉原之行孟子雖已告之其所以稱爲鄉原者孟子尚未言也孟子未言則萬章不知萬章不問則孟子終不言後世之人亦終不知賊

皇清經解

卷二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德亂德者幾何不接踵於世而堯舜之道不可得入矣是非有萬章此問不可故特稱子以美之

原隰桴矣

說文手部桴引取也从手孚聲玉篇桴說文曰引聚也詩曰原隰桴矣桴聚也本亦作哀案爾雅釋詁哀聚也釋文哀古字作衷本或作桴又詩原隰哀矣傳哀聚也箋云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是說文引取當從玉篇作引聚

宗突禮運注田人所桴治也正義桴謂以手桴聚亦作聚字黼堂

謹案詩緜抹之陳陝箋云桴桴也築牆者桴聚壤土釋文引爾

雅云桴聚也說文云桴

引聚也譌作引取也

許書所收皆古義故與爾雅毛傳合據

說文知毛詩本作桴據釋文知爾雅亦作桴今釋文从木爲傳寫之誤又玉篇云本亦作哀則顧野王所見毛詩已有同今本

者家藏寫本說文通釋亦有詩曰等六字今說文無宜據玉篇通釋校補之

秦有楊紆

釋地秦有楊陟釋文陟孫於于反郭烏花反本或作紆字非也案周禮職方氏冀州其澤藪曰楊紆注楊紆所在未聞淮南子陸形九藪秦之陽紆高注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又修務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注陽盱河蓋在秦地說文艸部藪大澤也九州之藪冀有楊紆竹書紀年周穆王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又風俗通山澤引爾雅秦有陽紆劉昭注續漢郡國志引爾雅秦有楊紆則釋地舊本皆作紆字陸德明所見本尚然郭璞改爲陟音烏花反陸氏據之反以皇清經解卷一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作紆爲非不知孫叔然於于反亦作紆不作陟也考呂氏春秋有始覽九藪秦之陽華高注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華陟音相近蓋郭氏或有所本然周禮作紆終當依舊本也陽楊紆 肝鳳馮

皆音相近翔翊 文相近義同

文翰若暈雉

周書王會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皇雉孔晁注鳥有文彩者皇雉似鳧冀州謂之澤特也王伯厚補注云皇一作皇案皇雉當爲暈雉字之誤也說文羽部翰天雞赤羽也从羽軌聲逸周書曰文翰若暈雉一名鶖風周成王時蜀人獻之是許氏所見周書本作暈雉而不作皇雉爾雅釋鳥翰天雞釋文引樊光 云一名山雞郭注翰雉赤羽逸周書曰文翰若采雉成王時蜀人獻之疏曰文翰

若采雞者王會篇文也彼云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暈雉是邢氏所見周書亦作暈雉而不作皇雞故徵引原文稱彼以別乎郭注郭注又引作采雞者案釋鳥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暈疏引李巡曰素質五采備具文章鮮明日暈孫炎曰暈雉白質五色爲文也是采雞爲暈雉之訓郭注蓋以詁訓代經須人易曉故耳觀邢疏所引知北宋本周書不誤以王氏補注考之則南宋本已誤矣後之校刊此書者宜據說文爾雅疏正之又說文鳥部云翰雉肥翰音者也从鳥軼聲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翰音赤羽去魯侯之咎又見風俗通祀典此亦暈雉之類審諸家所解知孔注似鳧之言爲誤矣

孟子注致至也

皇清經解

卷一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孟

困學紀聞云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案王氏所引見文選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注又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孟子曰摩頂放踵與今本同又引趙岐曰放至也是正文放字非誤作致或形近之譌宗彥案風俗通亦有放踵之言趙注放至也文選注兩引爲本有無疑據王氏語知宋本已脫今趙注云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則放至也三字當在墨翟也之下鑄堂謹案文選平王上書注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則劉成國注本作致於踵矣

叩頭漢人常語

李善注文選邱希範與陳伯之書引孟子曰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今本注云若崩厥角額角犀厥

地稽首拜命無叩頭之文蓋趙氏以叩頭釋經之稽首此必淺人以其近俗而私改幸有文選注所引足考也案萬章下北面稽首再拜注再拜叩頭不受與盡心下注正合又公羊僖八年鄭伯乞盟注云使若叩頭乞盟者也昭廿五年傳再拜顙注云顙者猶今叩頭矣謝見信也又揚子方言載劉子駿取方言書首云歆叩頭末云歆叩頭叩頭子雲書首云雄叩頭末云雄叩頭叩頭則此二字乃漢人常語未足爲異何不考而輕改之耶

襄九年宋災

春秋襄九年春宋災公羊經作宋火傳曰大者曰災小者曰火又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何注大者謂正

皇清經解

卷一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是時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疏遠不用之應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范解故猶先也孔子之先宋人疏引徐邈云春秋王魯以周公爲主後以宋爲故也又漢書五行志上宋災劉向曰爲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爲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舂輦傳作楬具硬缶備水器師古曰鑿瓮之屬也許氏說文解字曰鑿備火金之長頸瓶也案金之當爲今之今說文無此二字又此備火下疑當有器字蓄水潦積土塗繕守備表火道儲傳作具與上文複當從此正徒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又飭衆官各慎其職晉侯聞之問士弱曰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昧曰出入傳作內案火入古內字是故昧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閔伯居商邱祀大火

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闕其旤敗之釁必始於火是曰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也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昧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呂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闕伯民賴其德死則呂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昧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闕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呂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謹告故不可必也案漢志所引說曰蓋秦漢相傳左氏舊義可以補正後儒之說學者竇之公穀以宋爲王者後故志之穀梁傳故宋也謂以宋故志之也卽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傳曰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之例以其

皇清經解

卷一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美

爲聖人之後先世嘗有天下故特詳之不與他國同而范氏謂孔子之先宋人故志之是春秋之書孔子爲一己作矣徐仙民謂春秋王魯故以宋爲故此用何邵公說皆非本傳旨也

帝清問下民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民孔傳以皇帝爲帝堯正義引鄭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爲言顓頊皇帝清問下民以下爲言堯則上文皇帝鄭孔雖異下文皇帝鄭孔同以爲堯也孟子盡心下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趙注云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於民豈可案文而皆信之是以皇帝爲天猶言皇天上帝也此當是今文家說故引呂刑作甫刑案今文孝經引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書大傳亦以

呂刑爲甫刑據此知趙邠鄉爲今文家學也又困學紀聞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帝清問下民無皇字然則今注皇字係後人依尚書所增

攄多益寡

易謙象君子以裒多益寡釋文裒蒲侯反鄭荀董蜀才作攄云取也字書作掊廣雅云掊減王弼注多者用謙以爲寡少者用謙以爲益隨物而與施不失平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裒聚也於先多者其物雖多未得積聚以謙故益其物更多而積聚故云多者用謙以爲寡也少者用謙以爲益者其物先少今旣用謙而更增益故云用謙以爲益也案李氏集解引虞翻曰攄取也侯果曰裒聚也與孔氏引爾雅義同然審王弼意則當用廣雅皇清經解卷三言零二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五

古文杜爲土

詩鴟鳴徹彼桑土傳桑土桑根也釋文桑土韓詩作杜義同謂韓詩經作杜字義與毛同亦訓桑杜爲桑根也案方言卷三芟杜根也東齊曰杜或曰芟郭注詩曰徹彼桑杜是也

詩考遺郭注未載

又解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上石扶風杜陽師古引詩自土漆沮云齊詩作自杜然則齊魯韓杜字毛詩多作土當是古文假借爲之說文木部杜甘棠也从木土聲是杜字从土得音故毛

詩省作土說文杜字雖無桑根之訓然據三家詩及方言知桑
根字作杜爲正也釋文又云字林作鞞桑皮也鞞蓋从皮者聲
說文旣無傳記亦未見乃後人增益未足據

皇清經解卷二百零二終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

皇清經解

卷二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皇清經解卷二百零三

學海堂

經義雜記

武進臧茂才琳著

自土漆沮

詩縣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
家室鄆道元注水經漆水引詩民之初生自土漆沮

黃省會本
依今詩改

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上曰詩云人之初生自土漆沮齊詩作
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案民字作人或唐人
避諱所改其作漆沮而不作沮漆則與水經注合且并可見齊
詩亦作漆沮漆沮與亶父爲韻常武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同此
蓋因唐石經倒作沮漆故今本傳箋無不盡然猶幸有鄆顏二
家證引得據以考正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大漬也

一

春秋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公羊傳大災者大瘠也大瘠者何瘠
也何注瘠病也瘠者民疾疫也釋文瘠在亦反本或作瘠才細
反一本作漬才賜反鄭注曲禮引此同瘠力二反案說文瘠作
臍云瘦也古文作瘠義別曲禮正義曰此云漬彼云瘠字異而
皆疏於小學故不能辨其是非漢書食貨志國亡捐瘠蘇林曰
瘠音漬可見古音漬瘠瘠並同故漬或作瘠又作瘠陸德明每
字爲一音顏師古云瘠不當釋詁瘠病也鄭注禮記玉藻親瘠
同說文疒部無此字義亦不合據釋文知古本作大漬禮記曲
禮下四足死曰漬注漬謂相澣汗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
大漬也然則鄭康成所據公羊亦作大漬正義曰牛馬之屬若
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又公羊莊十七年夏齊人澣于

遂傳馘者何馘漬也衆殺成者也何注馘者死文馘之爲死漬

今作積茲從陸德明所引死非一之辭故曰馘漬衆多也又說文水部馘漬

也从水馘聲漬漚也从水青聲漚久漬也从水區聲則漬爲馘

汗相染連及衆盡之辭詩傳及先儒義並同痼亦俗字當爲痼

集韻痼或作癘可證說文疒部癘疫疾也今本作惡疾也非是茲從詩思齊正義所

引从疒薑省聲何義本此呂氏春秋貴公云仲父之疾病矣漬甚高注漬亦病也公羊傳曰大災者

陸所據本同

毛詩生民傳

毛傳云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誕大真置腓辟字愛也此

先釋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禮祀誕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五句中經字下復申說以總解之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者上

皇清經解卷二百零三臧茂才經義雜記 二 有九

文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菑無害皆是天生后稷異之於常人

也故上帝安寧之而康其祭祀云以顯其靈也者解經之以赫

厥靈也云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者言

上帝欲顯異后稷而帝學不能承順天意是帝學不明矣下言

誕真之隘巷誕真之平林誕真之寒冰皆是帝不順天承天意

而顯異於天下之事也云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者此

解經誕真之平林之意也云又爲人所收取者解經之會伐平

林也云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者明不特覆之而已經舉

覆包藉省文以成句傳以義增足之云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

故真之於寒冰者此覆解誕真之寒冰之意以見不當更有鳥

覆翼之事乃鳥又來覆藉之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此二句即

用毛傳經鳥乃去矣傳不解者毛意在取后稷鳥見人來乃飛云矣故傳云后稷呱呱然而泣明鳥去而后稷泣也俗本割裂毛傳以分隸經文致失毛意者甚多今舉此傳正之

遠兄弟父母

詩竹竿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家藏明人舊刻本作遠兄弟父母始知俗本爲誤母讀若每與上淇水在右爲韻後見唐石經亦然或疑父母不當在兄弟下不知詩人取韻正不必拘如蠲竦首章遠父母兄弟次章遠兄弟父母可證也

李巡奏定石經

漢定石經說者不一范書靈帝紀云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

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大學門外儒林傳云有私行金貨定蘭

皇清經解

卷二晏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臺泰書經字目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迺詔諸儒正定五經

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樹之學門目相參檢使天下

咸取則焉此功歸君上以爲靈帝意也蔡邕傳云邕目經籍去

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

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

太史令單颺等

儒林傳張馴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

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

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

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

塞街陌此言衆臣奏求正定蔡中郎特總其事也宦者呂強傳

云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

等五人稱爲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

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呂合其私
文者迺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
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據此知熹平立石經雖有靈帝之
詔蔡邕之奏而發端白帝實自李巡特身爲宦官不能與帝王
及士大夫並稱乎後世爲可惜耳其持躬清忠不爭威權益足
尙也余特爲表出之隋書經籍志有李巡注爾雅三卷可謂篤
學有志之士矣

盧植奏定石經

後漢書盧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曰五經文字植乃上書
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
回穴臣前曰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

皇清經解

卷二百零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四

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
研精合尙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下云會
南夷反叛呂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下云復徵拜
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
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曰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尙書據本
傳觀之知子幹刊正碑文之奏未經允行會南夷反叛出爲廬
江太守而斯事中止矣蓋禮記後儒所定故不無批謬處盧氏
欲本師說裁正之誠有功聖典之舉乃爲事會所阻千古恨事
也然石經禮記雖未刊定而盧所自著解詁猶存隋唐志載盧
植注小戴禮記二十卷是也唐人表章鄭學而未及盧氏其書
遂亡安得有志者輯其遺說以存其概乎

盧植禮記注

盧氏校定禮記今日雖亡漢唐人偶有稱述尙可得其略其一
檀弓下子顯以致命於穆公鄭注使者公子繫也盧氏云古者
名字相配顯當作鞵今考詩白駒繫之維之傳繫絆也禮記月
令則繫騰駒是繫爲維絆義說文頁部顯頭明飾也从頁暴聲
與繫義無涉革部羸著掖鞵也从革顯聲又釋名釋車云羸經
也橫經其腹下也案杜注左傳僖廿八年云在背曰羸非是與維絆義合故名繫字
子鞵依說文鞵當作羸盧云當作鞵者漢人隸省此校之盡善
者也其一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釋文禽獸盧本作走獸述案

淮南子汜論猩猩知往而不知來高注云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高氏受業於盧尙書故用師校本正義曰禽

獸之名經記不同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

皇清經解 卷二百零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五

鸚鵡是羽而曰禽猩猩四足而毛正可曰是舊譌獸今並云禽獸

者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然者禽者

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

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爲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

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

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

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康成注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

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

總名以此諸經證禽名通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

述案孟子獸之走曠也晉書段灼符作禽之走曠野案孔氏所據可稱精博舊本禽獸盧

氏定爲走獸與上飛鳥相對不免失之拘泥此校之未盡善者

鄭注本後人其可輕動乎

鏞堂謹案散文皆通對文則異盧校是也

吾聽訟猶人也

禮記大學子曰聽訟吾猶人也釋文作吾聽訟猶人也云論語作聽訟吾猶人也知禮記本不與論語同後人相習亂之案注云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此吾字在上之明證當據釋文改正

咏嘆淫液

樂記咏嘆之淫液之何也注咏嘆淫液歌遲之也釋文液音亦正義曰咏歎者謂長聲而歎淫液謂音連延而流液不絕之意朱子大學章句云此兩節咏歎淫液其味深長本之樂記俗本多作淫泆困學紀聞云淫液刊本誤爲淫泆則宋板已誤矣又詩賓之初筵序云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注淫液者飲酒時情態皇清經解卷二章三臧茂才經義雜記

六

繡羅也介別也

爾雅釋言縞介也釋文云李孫顧舍人本並云繡羅也介別也案李孫顧舍人謂李巡孫炎顧野王舍人也據釋文所述則三家正文與郭氏不同今考字書無繡集韻以爲補或作繡義不合繡蓋繡之譌說文縛束也束縛有羅維意又說文八部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凡八之屬皆从八介畫也从八从人人各有所介介畫卽分別之意與雅言義同郭注云縞者繫也介猶闕案說文縞以絲介履也从糸离聲則郭義亦通蓋所傳本異也

逢遇遯也

漢書敘傳下幼寤聖君鄧展曰爾雅寤逢遇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萬石幼而恭敬感寤高祖以見識拔也爾雅遯遇之也非謂寤也案釋詁遯逢遇也遯逢遇遯也釋文遯字又作遯釋言遯寤也釋文孫本作午莊子釋文又作遯忤是遯寤遯迂午五字音義皆同鄧氏所據爾雅與釋文所載本合依雅詁爲幼遇聖君義自明直師古見今本作遯便以爲非輒改爲感寤之義斯不根之談也

釋名釋姿容云寤忤也能與物相接忤也亦作遇義

固封璽

禮記月令固封疆注今月令疆或爲璽案呂覽淮南子皆作固封璽

鑄堂謹案太平御覽六百八十二載應劭漢官儀引月令曰固封璽又蔡邕獨斷亦作固封璽皆據今月令也

注璽讀曰移徙之徙璽印封也說文土部璽王者之印也所以

皇清經解

卷二百零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七

主土从土爾聲璽籀文从玉北堂書鈔儀飾部引玉璽譜云璽印信也在君則封冊畿服表信神祇在臣則授職君上顯用民下又引漢舊儀云秦以前民皆以金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自秦以來天子璽始以玉爲之據此知秦以前君臣庶民皆得用璽又蔡邕獨斷曰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然則說文此事亦據秦以來言之非古義也

人偶

鄭康成注經每有人偶之語蓋尊異親愛之意驟讀之或不能通其義詩匪風誰能亨魚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

西歸箋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亨魚小伎誰或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又儀禮聘禮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注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釋曰以相人偶者以人意相存偶也公食大夫禮賓八三揖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又禮記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正義曰仁謂仁恩相親偶也言行仁之法在於親偶欲親偶疏人先親己親表記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正義曰仁者人也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愛偶也注引成十六

皇清經解

卷二 稟全

臧茂才經義雜記

八

年公羊傳文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

廣雅四釋詁人與惠愛同訓爲仁

天子以球

禮記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注球美玉也案注知經本作天子以球無玉字釋文大書以球而不作球玉可證士喪禮注引玉藻有玉字釋文以璆音蚪

六鳴蟲

考工記梓人爲筍虛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曾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注脰鳴龜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蝸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蝮動股屬曾鳴榮原屬說文虫訖蟬以旁鳴者从虫單聲蜉蝣蟻皇以翼鳴者从虫并聲蝮蝮蝮以股鳴者从虫松聲

又蝮蝮或省蝮蝮蝮也

此三蟲

與鄭同又蚶蝸鼃詹諸以呺鳴者从虫笱聲案詹諸蝦蟆也爾雅釋魚鼃鼃蟾諸在水者鼃而周禮蝸氏注禮記月令注皆以

鼃爲蝸此一蟲與鄭微異又虺虺以注鳴詩曰胡爲虺虺从虫

兀聲虺榮虺蛇醫以注鳴者从虫元聲釋魚蝶螈蜥蜴蝦蟆守宮一物四名與此同

蟻大龜也以胃鳴者从虫嵩聲又嬖司馬相如說蟻从復此二蟲與鄭不同

釋文胃鳴干木作骨云徹尻屬也賈馬作胃賈云靈蟻也沈云

作胃爲得釋曰馬融以爲胃鳴干寶以爲骨鳴胃在六府之內

其鳴又未可以骨爲狀亦難信不如作胃鳴也案爾雅釋文引

字林云蟻大龜以胃鳴今本誤茲從賈昌朝所校本說文許叔重學於賈景

伯故從賈說馬季長亦同沈重云作胃爲得賈疏云不如作胃

皆據鄭本也鄭以胃鳴爲榮原屬故以注鳴者當胃鳴而別以

皇清經解 卷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九

精列爲注鳴然說文六鳴蟲不數蜻蛉李巡孫炎等注爾雅皆

以蟋蟀蒼爲蜻蛉亦不言以注鳴未詳鄭所本也賈景伯旣以

胃鳴爲靈蟻則必以注鳴爲蚶榮矣干寶改作骨鳴以爲徹尻

屬與先儒更乖

西狩獲死麟

論衡指瑞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爲來

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爲天以麟命孔

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爲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

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

知其不爲治平而至爲己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

孔子言孰爲來哉知麟爲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

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爲來實者麟至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獲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案此引春秋公羊家說也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

皇清經解

卷二 呂零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十

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見麟而泣當從論衡所引儒者說爲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服注左傳亦云麟爲仲尼至

見春秋正義

何氏以麟出爲知將有六國爭疆縱橫相滅之

敗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虞然後劉氏乃帝故豫泣民之離害妖妄之至王仲任遠在何邵公之前所引蓋西漢公羊說也又據論衡則春秋經作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無死字而公羊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視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云天生顏淵子路爲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證則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視予一例孔仲達引家語云獲

麟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徐疏引孔叢云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孔子視之曰茲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二書雖魏晉人託作然以爲麟死而棄之則與公羊合疑公羊經本有死字也王充謂麟爲常有之物無所爲來則非說文麟大牝鹿也麋牝麒麟也五經文字云麋經典皆作麟唯爾雅作此麋字釋獸釋文云麋本又作麟知今本爾雅作麟者後人所改也論衡作麟說文所無釋畜青驪麟驪釋文麟作縹在說文以部穀梁傳序麟感化而來應釋文麟本又作騏知騏又爲俗麟字

蚤揃

士喪禮蚤揃如他日注蚤讀爲爪斷爪揃須也說文須面毛也从頁从彡無鬚

字今注多作鬚釋文釋曰此蚤乃是詩云其蚤獻羔祭韭古早云本又作須茲從之

字鄭讀從手爪之爪士虞禮沐浴搔揃注搔當爲毛本爪今

皇清經解 卷二百零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十一

文曰沐浴搔翦或爲蚤揃揃或爲鬻又考工記輪人爲輪砥其

緹欲其蚤之正也注蚤當爲爪謂輻入牙中者也案說文爪爪

也覆手曰爪象形蓋用爪爪几據故以爪爲虱蚤爲蝨重文

鬻人跳蟲也从又又古爪字故經史多假蚤爲爪魯周公世家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蒙恬傳作

自揃其爪以沈於河士虞禮作搔亦非正字說文搔括也今文

或爲蚤與士喪禮同幽風以蚤爲早是古文以聲同借用士相

見禮問日之早晏注古文早作蚤賈疏據此便以蚤爲古早字

非也說文手部揃滅也从手前聲士虞禮當從揃與士喪禮及

史記皆合翦羽生也从羽前聲鬻女鬻垂兒从髟前聲蓋並以聲同相亂也

穀梁傳帖血

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注今云帖嘗膳釋文帖嘗音貼他篋反穀梁未嘗有帖血之盟帖嘗也案帖既訓嘗則帖卽嘗之駁文帖下不當更著嘗字蓋古文徧嘗膳今文徧帖膳注今云帖嘗膳當作今文云帖膳文脫嘗衍也今穀梁傳莊廿七年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釋文有歃所洽反不作帖然玉篇口部帖他叶昌涉二切穀梁傳曰未嘗有帖血之盟帖嘗也廣韻卅帖亦云帖嘗也與陸德明所引正同知古本穀梁作帖血矣今作歃者說文歃歃也引左傳歃而忘與嘗義合帖歃聲亦相近孟子告子下又有歃血之文故異也說文口部無帖食部有飴云相謁食麥也从食占聲穀梁傳當作飴皇清經解

卷二稟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主

訓爲食與嘗義合詩鴇羽二章父母何食三章父母何嘗廣雅二釋帖飴嘗同訓爲食則飴爲帖之本字無疑

形於四海

孝經天子章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形於四海釋文形于法也字又作刑又刑見賢遍反下同案古形刑互通左傳昭十二年形民之力杜作形模解本語正論作刑民之力王肅注作刑傷解據釋文標鄭注形見二字知經本作形于四海陸氏大書形于云字又作刑是也法也一訓本唐明皇注當是後人竄入蓋天子既有德教加於百姓則此德教自然形見于外不言四海取法爲四海取法可知

鴉卽鴈字

詩匏有苦葉雝雝鳴鴈鹽鐵論結和引作雍雍鳴鴈案大射儀見鵠於參汪淮南子曰鵠知來釋文鵠音干劉音岸又音鴈說文佳部雁鳥也鳥部鴈鵠也二字皆从厂聲厂卽說文斥字籀文从干故劉昌宗鵠音岸又音鴈皆一聲之轉也蓋毛詩古文作鴈三家詩今文作鵠因聲近故文異

漢注用蒼頡篇

考工記攻皮之工函鮑鞞韋裘鄭司農云書或爲鞞蒼頡篇有鞞斃又鮑人之事鄭司農云蒼頡篇有鞞斃車人之事柯樞有半謂之柯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樞王伯厚急就章補注序云漢藝文志小學十家蒼頡篇見考工記注者唯鞞斃柯樞四字案孝經孝無終始而息不及者未之有也正義曰蒼頡篇謂思

皇清經解

卷二百零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爲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證此經然則漢魏儒者注孝經亦引蒼頡篇矣公羊傳定四年朋友相衛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解云出蒼頡篇於王氏所舉四字外又得十字孝經正義云鄭謂康成孔謂安國韋謂韋昭王謂王肅玉海藝文云孝經取元行冲疏約而修之邢序自言剪裁元疏今注疏本卷首有邢昺奉勅校定字樣然則孝經正義雖經邢氏刪改猶本唐人舊書非邵武士人孟子疏可比學者珍之唐時古今文具存故元氏得博引爲據至北宋初則亡已久矣

疑然從於趙盾

公羊傳宣六年晉靈公欲殺趙盾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祈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注仡然壯勇貌案

說文侂勇壯也久人氣聲周書曰侂侂勇夫此何義也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據單注舊本通解疑正立自定之貌舊作疑然立自定之貌賈疏引作正鄉同席西注亦云疑則鄭所據公羊侂然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正立自定之貌則鄭疏本改同何本誤也鄉射禮疑立疏引作侂者蓋因賈引公羊傳後人因據以私改耳釋文疑立魚乞反又魚力反不爲侂字作音知陸本作疑然

挽摩華而睨

檀弓上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而睨大夫之簣與注說者以睨爲刮節目字或爲刮正義曰說此睨爲刮削木之節目使其睨睨然好故詩云睨睨黃鳥傳云睨睨好貌是也又考工記刮摩皇清經解卷二百零三臧茂才經義雜記古

之工五注故書刮作挽鄭司農云挽摩之工謂玉工也挽讀爲刮其事亦是也考說文手部無挽字目部睨大目也睨卽睨之重文義皆不合惟刀部有剗字云剗說文無剗字玉篇云剗也廣韻廿六桓云圓削也从刀元聲一曰齊也二禮當用此字摩刮節目正齊之之意古元完同聲因誤作睨或作挽也鄭司農讀挽爲刮意則相近然未免失其本文康成引說者蓋卽馬融盧植等義據云以睨爲刮節目則經本不作刮字或爲刮蓋因說者改也鄭司農亦讀挽爲刮釋文引孫炎云睨漆也案說文土部挽以黍和灰而驟也从土完聲則孫叔然讀睨爲玩得備一義鄭注云華畫也若謂畫而又黍意似複陸德明云睨明貌案說文以睨爲大目與明義相近故大東睨彼牽牛傳云睨明星貌孔仲達仍用凱風

傳爲說非是劉昌宗周禮斝音刮徐仙民禮記斝音刮皆依先後鄭讀也

在彼穹谷

詩白駒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傳空大也文選西都賦幽林穹谷李注引韓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穹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陸士衡樂府十七首俯入穹谷底注韓詩曰在彼穹谷案說文空从穴工聲穹从穴弓聲考工記鞞人爲臯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是穹與空聲相近毛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則在彼穹谷正入山惟恐不深意故下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恐其遠遁而去也薛夫子章句以穹谷爲深谷當矣說文云穹窮也亦爲極深之義空當讀皇清經解

卷二百零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十五

爲穹毛訓爲大作如字讀不如韓詩義長

覲本覲字

士昏禮媵御良席在東注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覲良人之所之釋文將覲劉古徧反今本亦作見案賈疏云孟子離婁篇吾將覲良人之所之注覲視也被覲爲視亦得爲見故鄭此注爲見也是賈本作將見故後人校釋文云今本亦作見乃注疏本反作覲此又近人依釋文改也祭義記燔燎羶薌見以蕭光又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俛覲注見及見閒皆當爲覲字之誤也燔燎馨香覲以蕭光取牲祭脂也覲以俛覲謂雜之兩覲醴酒也正義曰覲謂雜也據意皆是覲雜之理觀此可知覲字或脫落其半作見或離爲二作見閒儀禮注當從釋文作覲

賈疏作見非也然說文見部無覲字覲部云覲很視也从覲肩聲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覲者今孟子滕文公上成覲謂齊景公曰與離婁下覲良人同字然則覲卽覲之俗說文覲並視也从二見覲从覲故鄭訓爲雜與說文義合孟子將覲良人之所之者謂齊人妻將雜並衆人之中而視其夫所至也趙氏祇訓爲視語意未周據禮記孟子皆作覲知漢以來多俗寫蓋肩閒聲同又省覲爲見故作覲也惟鄭注禮記與本訓合廣韻二十八閑切覲人名出孟子齊景公勇臣成覲若閑切是山覲視見古分覲覲爲二字矣陸法言所引孟子蓋亦本說文

不獻魚鼈

曲禮記水潦降不獻魚鼈注不饒多也正義曰天降下水潦魚鼈難得故注云不饒多也盧植庾蔚之等並以爲然或解鄭云皇清經解卷二皇三臧茂才經義雜記六

不饒多者以爲水潦降下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案水潦驟降魚鼈宜多注旣言不饒益其多則鄭意當從或解孔氏以爲難得非鄭旨也論衡無形云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爲魚鼈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與注意雖異然以水潦降爲魚鼈益多則同且於養生之道事上之理皆精漢人之言終勝俗儒也

沒階趨進

鄉黨沒階趨進翼如也釋文作沒階趨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集註引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案史記孔子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引論語儀禮士相見禮疏引論語並有進字鋪堂謹案皇疏本亦作沒階趨

進然則自兩漢以至唐初皆作沒階趨進趨進者趨前之謂也
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非誤乃陸本無之俗刻論語竟刪
去非是

海晦也

釋地四極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曲禮下正義引李巡
注云四海遠於四荒晦冥無形不可教誨故云四海也海者晦
也言其晦暗無知蓼蕭正義引孫炎注云海之言晦晦闇於禮
儀也又釋名釋水云海晦也主承穢濁其色黑如晦也老子道
經釋文澹兮其若海古本河上本作忽兮若海嚴遵作忽兮若
晦蓋海晦聲相近故每訓海爲晦也

子一人有兩義

皇清經解

卷二百零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七

白虎通號篇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
論語曰百姓有過在子一人臣下亦謂之一人何以天下之大

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

盤庚上不
陽子一人

施揚聲相近此右今文之異鄭康成注以上篇是盤庚爲臣時
事則予一人爲盤庚目其君之辭猶云我天子耳施讀爲弛

案孝經甫刑一人有慶唐明皇注一人天子也正義曰依孔傳
也舊說天子自稱則言予一人子我也言我雖身處上位猶是
人中之一耳與人不異是謙也若人臣稱之則言惟一人言四
海之內惟一人乃爲尊稱也與白虎通所言略同蓋皆漢經師
說

僕展輪

禮記曲禮僕展輪注展輪具視釋文輪歷丁反一音領盧云車

轄頭韉也舊云車闌也正義曰舊解云轄車欄也駕竟僕則從

車輪疑左右四面看視之上至於欄也盧氏云轄頭轄也續漢

志注引作皇氏謂轄是轄頭盧言是也一則車行由轄一則欄

之轄字不作車邊爲之案說文車部轄車轄闌橫木从車令聲

轄輪或从雷司馬相如說則轄字義當從盧解爲正據說文舊

服杜解左之誤

左傳昭廿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

帥師圍潛賈遠注云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見正義及史記集解使延州

來季子聘于上國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

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

皇清經解卷三臆主臧茂才經義雜記

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杜注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案史

記吳大伯世家云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

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

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者

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卽不

受國光父先立卽不傳季子光當立據此則光爲諸樊子僚爲

夷昧之子杜本史記是也正義引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爲

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此用公羊說也

案公羊傳襄廿九年云夷昧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

亡焉僚者長庶也則以僚爲夷昧之庶兄者本公羊傳但不及

史記之可據耳又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

爲季子故也從先君命則國宜季子如不從則我宜立何注闔

廬謂之長子光是公羊亦以光爲諸樊子與史記及杜氏合服

云夷昧生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

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杜注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正

義曰恐已死後不能存立欲以老弱托光也彭仲博云當言是

無我若何我母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史記吳大伯世家

集解引服虔曰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王肅曰專諸言王母老子弱也案刺客列傳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吳世家作將兩公子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吳世家作是無奈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索隱曰母老子弱是專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助故云無奈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爲卿遂彊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允愜案光曰我爾身也乃是閩專諸之辭而深喜求助之言謂光身卽子身光惟子是賴矣服杜用彭仲博說以爲專諸之母老子弱誤也惟王皇清經解卷百零三臧茂才經義雜記

肅義與史記合此條從王肅

俗本詩集傳

漢廣南有喬木不可休息集傳云吳氏曰韓詩作思見韓詩外傳卷一今本誤改爲息詩考載外傳不誤俗本刪此七字案王伯厚詩考序云朱文公集傳不可休息從韓詩本此常棣外禦其務集傳云春秋傳作侮罔甫反既引其文卽從其義故下文有外侮則同心禦之乃今本改云音侮刪春秋傳等八字四月爰其適歸集傳於爰下注云家語作奚故下文奚何也乃今刪家語作奚四字而改爰爲奚案毛詩爰其適歸箋云爰曰也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引韓詩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說苑政理亦作爰惟家語辯政作奚必王肅私改以異鄭朱子不覺其非故誤從之然雖用其義尙未

改其文若如今本竟作奚使未見集傳原本者能不致疑於朱子乎假樂假樂君子集傳云中庸春秋傳皆作嘉今當作嘉俗本但作音嘉二字以及何彼禮矣之作禮終然允臧之作焉遠兄弟父母之作遠父母兄弟羊牛下括之作牛羊不能辰夜之作晨碩大且篤之作實不可畏也之作亦胡然厲矣之作爲朔月辛卯之作日家伯維宰之作豕如彼泉流之作流泉小旻柳同降子卿士之作于凡此余初以爲朱子之誤後考之有年獲見宋元板集傳知並俗本刪改之失也

九達謂之達

釋宮九達謂之達郭注四道交出復有芻通釋文達本或作廕字林云與達同詩施于中達傳達九達之道正義曰莊二十八

皇清經解

卷一百零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年左傳楚伐鄭入自純門及達市杜預云達並九軌案周禮經塗九軌不名曰達杜意鄭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爲並九軌於爾雅則不合也又春秋正義曰隱十一年說爾雅者皆以爲四

道交出復有芻通是可驗舍人樊光孫炎之徒皆同斯說故郭氏本之說文九部廕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廕从九从首達廕或从辵从壘釋名釋道九達曰達齊魯謂道多爲達師此形然也又文選注見十一又二十一引韓詩施于中廕薛君章句曰中

廕廕中九交之道也諸儒義皆用爾雅左傳隱十一年桓十四年及大達莊廿八年及達市宣十二年至于達路杜注皆以爲道方九軌用周禮以易爾雅與先儒相乖劉光伯規杜以達爲九道交出謂國國皆有達道其說當矣孔仲達言李巡注爾雅

亦取並軌之義與上劉說皆見春秋正義隱十一年單文未足證也依說文則正作廋重文作逵韓詩作廋爲正字據釋宮釋文知爾雅亦作廋初學記載爾雅注逵一曰廋與許書合

烏夷皮服

禹貢冀州烏夷皮服孔傳海曲謂之島正義曰孔讀烏爲島鄭元云烏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烏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據此知鄭王本皆作烏夷孔傳雖讀烏爲島然未改經字故正義本亦作鳥也又史記夏本紀冀州作鳥夷集解引鄭注云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揚州作鳥夷張守節正義曰蓋因集解采孔傳後人遂私改漢書地理志冀州揚州皆作鳥夷師古於冀州注云此東北之夷搏取鳥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說居在海曲被服容止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皆象鳥也於揚州注云東南之夷善捕鳥者也是可知今書作鳥爲誤矣釋文引馬融作鳥必非原本馬氏當與鄭王同羣經音辨鳥部云鳥海曲也當老切書鳥夷是北宋孔傳尙作鳥字大昕案後漢書度尙傳椎髻鳥語之人章懷注引書曰鳥夷卉服今本改鳥爲鳥

說文獮字

說文犬部云獮秋田也从犬璽聲祿獮或从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示示部新附云禰親廟也从示爾聲一本云古文禰也徐鍇本以禰爲說文本字注云秋畋也从示爾聲獵者所以爲宗廟之事左傳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則君不射故从示又祖禰也案爾雅釋天釋文云獮息淺反說文從爾或作禰从示又玉篇犬部獮思當作息淺切秋曰獮殺也亦作禰獮同上則知秋獵

字从犬从爾爲正玉篇从爾卽爾之駿又說文糸部有繭注云

蠶衣也从糸从虫荷省古典切

从犬从璽不可從玉篇云獾亦作禰陸德明引說文云或作禰从示知許書本有重文从示字但大徐本旣以獾爲禰因改禰爲禰小徐本於犬部移入示部尙未易其訓大徐又改爲示部新附字則益失之矣犬部祿獾或从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示當爲禰獾或从示宗廟之田也故从示方合或說文本有祿字而注有誤亦未可知

用寶珪沈于河

左傳昭廿四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釋文本或作沈于河沈直陰反又如字案漢書五行志中上云王子

皇清經解

卷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鼂吕成周之寶圭湛于河幾吕獲神助師古注湛讀曰沈爾雅祭川曰浮沈與陸氏所見本正合依漢志古文沈作湛顏讀爲沈是也杜注云禱河求福與師古引爾雅義同然則沈字當有志又云甲戌津人得之傳作諸河上陰不佞取將賣之則爲石是時王子鼂篡天子位萬民不鄉號令不從故有玉變近白祥也癸酉入而甲戌出神不享之驗云玉化爲石貴將爲賤也後二年子鼂奔楚而死

香合香其

曲禮記下黍曰薌合梁曰薌其釋文薌音香正義曰氣息香大祝疏云言此梁香可祭云案說文無薌字玉篇艸部薌許良切穀氣亦作香又荀子非相芬薌以送之史記滑稽傳微聞薌澤

義並作香則薝卽香之俗也說文香芳也从黍从甘春秋傳曰

黍稷馨香薝合薝其正宜用此香字徐鉉新附薝字於艸部訓

爲穀氣誤也鑄堂謹案士虞禮香合賈疏曰下曲禮云黍日香

今梁日香箕禮記內則膳膏薝周禮庖人作膳膏

香其字說文以爲豆莖義不合釋文云字又作箕說文箕斂也

其籀文箕經傳皆通用其爲語辭今注云其辭也知本作香其

也釋文其音基王音期期時也正義曰穀稊曰黍稊軟而相合

氣息又香故曰薝合則合旣有義其不宜獨爲語辭且稱薝黍

梁並同若其爲語辭梁無定名矣古聲其期同王肅訓時足備

一義存此以見不偏祖於鄭氏正義采王說而不錄此條者因

與鄭異耳周禮大祝釋文香其音基儀禮士

虞禮釋文香合本又作薝音同

皇清經解 卷二百零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檀弓喪三年以爲極亡注去已久遠而除其喪則勿之忘矣注

則之言曾釋文以爲極亡王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向下讀孫依

鄭作亡而如王分句案注義亡字當上屬極字略讀孫叔然受

學鄭之門人而如王分句誤矣若王肅改爲忘則弗之忘更不

成文理可知鄭之離經爲最當後學所當遵守而不輕改焉者

麇牝曰麇

詩吉日鹿鹿麇麇箋云麇牡曰麇案正義曰釋獸云麇牡麇牝

麇舊本麇麇字互倒是近人依是麇牝曰麇也郭璞引詩曰鹿

今本爾雅改今據下文乙正鹿麇麇鄭康成解卽謂此也但重言耳音義曰麇或作麇或作

麇是爲麇牡曰麇也則鄭箋所用爾雅與郭本不同詩釋文云

麇牡下音茂誤同郭本矣今注疏本作牡是依釋文改也玉篇

鹿部麋牝鹿也

麋又云牝麋誤

廣韻十一模麋牝麋也

五質又皆與詩同郭本

箋合羣經音辨卷七云鄭以麋鹿牝也麋麋牡也謂祁當作麋麋麋牝也所見鄭箋猶未誤

潛慘也

詩潛潛有多魚傳潛慘也正義曰釋器云慘謂之泔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慘郭璞曰今之作慘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慘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慘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為正也釋文慘舊詩傳及爾雅木並作米傷參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櫓櫓慘舊說慘今據爾雅釋文改正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十四

旁參案釋器釋文亦云爾雅舊文并詩傳並米旁參然則正義謂爾雅作木邊者特據郭改本耳然毛詩傳為先秦古書與爾雅舊經正合古文多假借豈可以偏芻狗之小爾雅見孔叢子乃漢魏人所作郭氏據以追改爾雅誤矣且小爾雅櫓字爾雅作泔毛詩作潛亦可據小爾雅改乎太平御覽八百卅四引健為舍人曰以米投水中養魚為泔此慘字从米之證詩正義引李巡作以木投水字之誤也如本作木當如孫郭注言積聚柴木不得云以投水中也

說文米部榘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从米甚聲慘籀文榘从替慘古文榘从參

與毛詩傳合

為其拜而夔拜

曲禮記介者不拜為其拜而夔拜注夔則失容節夔猶詐也釋

文夔拜子臥反又側嫁反詐也挫也沈租嫁反又子猥反盧本作蹲正義曰莖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夔詐也言著鎧而拜彩儀不足似詐也案夔字不知所入玉篇夂部作夔二亦作夔引禮記無夔拜此誤廣韻卅九過云夔經典作夔考夔皆說文所無徐鉉新附夔字于夂部以爲夂夂坐聲與篇韻合又盧侍中本作蹲說文足部云蹲踞也夂足尊聲拜而蹲拜者以甲鎧在身不能折腰故欲拜如夷踞然與鄭注詐也一說合夔蓋蹲之俗說文夂行遲曳夂夂象人兩脛有所躡也楚危切此字从夂夂當爲會意字欲拜而不能下但兩足履地其狀如坐然鑄堂謹案廣韻廿三魂躡坐也故云猶詐矣

易爲智力

皇清經解 卷二百零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禮記中庸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釋文知力音智本亦無力字案易爲知力言易用智力治之也若無力字則知當如字言易爲知識其義淺矣正義曰治理其國其事爲易猶如置物於掌中似孔本亦有力字

猘狗

左傳襄十七年宋人逐瘠狗瘠狗人於華臣氏釋文瘠狗徐居世反一音制字林作猘九世反云狂犬也案說文犴部無瘠字犬部猘狂犬也从犬折聲春秋傳曰猘犬人華臣氏之門論衡盛頴云瘠狗入華臣之門與說文同有之門字猘猘犬也从犬呈聲然則左氏古文本作猘瘠與猘聲相近俗字也字林卽木說文漢書五行志載左傳

亦作猧狗蓋據西漢儒傳授之本故與許合

淮南子十三則因
猧狗之驚以殺子

陽高注云國人
逐狗以亂擾

先生如牽

詩生民先生如達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

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案說文羊部牽小羊也詩釋文正義
引說文皆同从

羊大聲讀若達牽牽或省據鄭箋知達本作牽達為說文佛達

字因牽讀若達故毛詩以同聲字借用初學記獸部引說文曰

牽七月生羔也他達切說文以犂為五月生羔犂為六月生羔

牽字列二字之下是當從初學記所引為七月生羔先生如牽

謂后稷如牽之七月生也上文誕彌厥月言無待滿其月也以

未滿十月而生懼其難育故下言不圻不副無留無害以美異

皇清經解

卷一百零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庚

之如箋言終人道十月而生是未足為異矣正義釋傳謂生易

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非訓達為生則沈重讀毛如字非也

告之話言

抑慎爾出話傳話善言也又告之話言傳話言古之善言也釋

文告之話言說文作詁云詁故言也案說文詁合會善言也从

言昏聲論籀文詁从會又詁訓故言也从言古聲然則出話之

話當从昏聲从昏从會故訓為會合會合所以善也話言之話

當從古聲从古故云故言又云古之善言毛傳說文義甚分明

釋話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皆見
立政

正義郭璞注詩曰慎爾出話盤庚中乃話民之弗率孔傳話善言

立政自一話一言傳以話為善左傳文六年著之話言杜注話

善言也此並從昏訓善之證若爾雅釋詁毛詩詁訓傳及抑告之詁言並从古聲釋文作話音戶快反則唐以前此經已亂矣猶幸有說文作詁四字使後人知許叔重引詩本作告之詁言乃今說文詁下不引詩而有詩曰詁訓四字詁下引傳曰告之話言此明是唐人據其時詩本竄改何以明之烝民古訓是式傳古故訓道箋云先王之遺典說文每與毛傳合如今本所引則以今古之古爲詁訓之詁矣小徐本說文無曰字直作詩詁訓三字亦不成文左傳著之話言注爲作善言遺戒杜以傳文是著故云遺戒下文別有告之訓典方作告字則話下不當引告之話言也此蓋後人見詩不作詁字而左傳有著之話言疑此或其駁文遂改詩作傳改詁作話移入話字下而詁下別撰

皇清經解

卷二 專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七

詩詁訓以實之故與釋文引說文及烝民傳文六年傳皆牴牾
柏黃腸松黃腸

方相氏注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釋曰引漢法爲證檀弓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言柏椁則亦取柏之心黃腸爲椁之裏故漢依而用之又喪大記君松椁大夫柏椁正義曰君松椁者君諸侯也盧云以松黃腸爲椁庾云黃腸松心也大夫柏椁者以柏爲椁不用黃腸下天子也案盧鄭禮注有柏黃腸松黃腸之文賈氏以爲本之漢法而未詳所本今考漢書霍光傳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注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梓宮次榭椁柏黃腸題湊又續漢書禮儀志下治黃腸題湊便房

如禮劉昭注補引漢舊儀曰梓棺柏黃腸題湊此皆盧鄭所本也

檀弓下柏梓以端注以端題湊也

隕霜不殺草

漢志中下云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歆以爲草妖也劉向呂爲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爲天位爲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顛權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爲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臣有緩茲謂不順厥異霜不殺也何注公羊云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

皇清經解

卷二百零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天

不明爾德四句

蕩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漢志引作爾德不明呂亡陪亡卿不明爾德呂亡背亡仄案上文女奭然于中國斂怨以爲德國德與德側韻漢志以不明爾德二句在下中閒明卿二韻收合仍與起韻相應較今本似得之晉書五行志中正同當本班書也今本時字疑誤王伯厚詩考載韓詩外

傳亦作以無陪無側近本多改同毛詩又詩無背無側傳背無臣側無人也箋云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漢志引此詩而釋之曰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師古曰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仄者有堪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此說較毛鄭爲勝如傳箋則二句皆言無賢人如漢志則以無背無側爲不知反側小人以無陪無卿爲不知卿大夫君子女魯休于中國者德之不明也斂怨以爲德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二語用鄭箋此所謂不別善惡也

好是家嗇

桑柔好是稼穡釋文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皇清經解卷二百零三臧茂才經義雜記

无

也下句家穡惟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案鄭箋民有肅心并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云王爲政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卻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箋稼穡維寶代食維好云此言王不尙賢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又箋稼穡卒痒云耕種曰稼收斂曰穡然則好是稼穡稼穡維寶鄭作家嗇不與下稼穡卒痒同陸氏之言是也釋文稼作家穡从禾然云本亦作嗇可見舊本皆作嗇矣正義云箋不言稼當爲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也則孔本已作稼矣故引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又引云能知稼穡之事唯國寶也孔以爲傳

意當然故釋傳用王肅說然正義所用毛詩則鄭箋本非王肅本也今反從肅說以改鄭義并易其經字不審甚矣且釋文云家王申毛音駕疑肅雖以家嗇爲稼穡尙未敢遽改經字始後人又因肅義而改耳琳向謂孔氏學識往往出陸氏下此條尤可證云賈昌朝羣經音辨卷三家種也音稼詩好是家穡今文作稼此據釋文也

聲如腐脆之脆

周禮小宗伯卜葬兆甫窆亦如之注兆墓塋域甫始也鄭大夫讀窆皆爲穿杜子春讀窆爲義旨謂葬穿曠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窆聲如腐脆之脆釋文腐脆之脆七歲反舊作粹誤劉清劣反或倉沒反字書無此字但有臙字音千劣反今注本或有作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臙字者則與劉音爲協沈云字林有臙音卒粹者牛羊脂臙者奕易破恐字誤案如沈解義則可通聲恐未協粹已下皆非鄭義琳以說文肉部脆小奕易斷也又肉从絕省此芮切臙奕易破也又肉毳聲七絕切據注云皆謂葬穿曠也南陽人名穿地爲窆

其義當用易破字但釋文定從脆字易斷易破義得相通陸云今注本或有作臙字者知故作脆字作臙者蓋後人依字書所改未足據也陸云舊作粹沈重云粹者牛羊脂恐字誤然注疏本作腐脆之粹正從舊作粹其上一字作脆乃依釋文竄改耳古人或以聲借通用不得以字書未收而疑爲誤也義則可通聲恐未協疑當作聲則可通義恐未協又疑此十九字非陸氏本文或後人語竄入

珣璧

爾雅釋器璧大六寸謂之宣釋文宣如字本或作瑄音同郭注漢書所云瑄玉是也案漢書郊祀志有司奉瑄玉孟康注用爾雅字作瑄又藝文類聚八十四引爾雅亦作瑄考說文玉部無瑄字有珣字云醫無閭之珣珣琪周書所謂夷玉也从玉句聲一曰玉器讀若宣知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字當作珣許云一曰玉器者以與珣珣琪字同義異故讀若宣後人用其同聲者已非正字又於宣旁加玉則誤甚矣徐鉉新附有瑄字云璧六寸也从玉宣聲不知說文本作珣也

宛邱中央下

詩宛邱宛邱之上兮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正義曰釋邱云

皇清經解

卷二十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宛中宛邱言其中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邱謂中央隆峻狀如一邱矣

今本郭注但云宛謂中央隆高

謂邱之宛中中央

高峻與此傳正反爾雅上文備說邱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邱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

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爲說又爾雅釋文宛施於阮

反孫云謂中央汙也郭於粉反謂蘊聚隆高也下同又元和郡

縣志載爾雅注云四方高中央下曰宛與毛傳同施博士於阮反讀爲宛義與李孫合郭氏於粉反讀爲苑音蘊與毛傳李孫

皆乖異矣邢疏云郭以爲中央高者以其四方高中央下卽是上文水潦所止泥邱也又下云邱上有邱爲宛邱作者嫌人不曉故重辯之旣言邱上有邱非中央隆高而何此郭氏所以不

從先儒也案水潦所止之邱但頂上污下耳非四方高中央下也下云邱上有邱爲宛邱謂有上下兩邱上一邱中央宛下耳亦非言中央高也釋名云中央下曰宛邱有邱宛宛如偃器也涇上有一泉水亦是也亦用舊說

廣雅釋言
偃仰也

一成曰坏

書禹貢至于大伾傳山再重曰伾正義曰釋山云再成英一成伾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伾傳云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元云大伾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臯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臯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案臣瓚云成臯縣山又不一成是瓚以一成爲坏不同僞孔說又水經注皇清經解

卷二百零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五河水云爾雅曰山一成謂之伾許慎呂忱等並以爲邱一成也孔安國以爲再成曰伾亦或以爲地名非也案說文土部云坏邱再成者也从土不聲據鄭善長引許呂並以爲一成孔安國以爲再成者非是可知今本說文作再成者乃俗人依孔傳所改當據鄭注校正郭注爾雅引書曰至于大坏是郭氏亦不依孔傳也又漢書溝洫志注鄭氏曰山一成爲伾在修武武德界張晏曰成臯縣山是也義與爾雅同唯顏師古注地理志用孔傳再成之說足證唐人無識坏當從說文从土不聲爾雅亦同書作伾正義作伾釋文伾本或作伾章音𪔐爾雅釋文作字章昭音𪔐或作𪔐水經注四十斤江水史記夏本紀正義作邱皆非正字

說文山部島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島从山鳥聲讀若詩曰
葛與女蘿又釋名釋水云海中可居者曰鳥島到也人所奔到
也亦言鳥也物所赴如鳥之下也案說文云鳥鳥聲釋名云島
亦言鳥可知二字同聲矣故禹貢冀州鳥夷皮服揚州鳥夷卉
服孔傳皆讀鳥爲島也

芙蘆葍

爾雅釋草芙蘆葩郭注葩宜爲葍蘆葍蕪菁屬紫華大根俗呼
雷芙釋文葩郭音葍蒲北反案說文艸部葍蘆葍似蕪菁實如
小赤者从艸服聲

蒲北切

葩泉實也从艸肥聲

房未切

可證葩宜爲

葍矣後漢書十一李注引爾雅曰突蘆葍葍音步比反字或作
葍據說文及後漢書注知爾雅本作葍郭本以形近致誤耳葍

皇清經解

卷二百零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俗字說文所無

有蒲與茄

詩澤陂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箋云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
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案釋草荷
芙蕖其莖茄說文茄芙蕖莖从艸加聲荷芙蕖葉从艸何聲毛
鄭皆以爾雅爲據與說文並合但毛讀荷音何鄭意則以荷爲
茄正義曰如爾雅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
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
本有作茄字者也考毛鄭異義據經作荷傳云芙蕖是毛詩作
荷矣樊光引詩作茄是三家詩有作茄者與釋草其莖茄正合
故鄭據之以改毛義荷茄二字聲本相近

詩君子惜老珈與河
何韻春秋成十七年

同盟于柯陵國語周語柯陵之會風俗通義引國語周單子會
晉厲公於加陵淮南人閒云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是荷茄
聲近但作芙蓉莖說雖覺顏色之美未見容體之妍作芙蓉莖
說則自存綽約之韻亭亭之態兼之華與葉皆本於莖也作茄
允協

阜清經解卷二百零三終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

阜清經解

卷二百零三

臧茂才經義雜記

壽

